

武宗逸史

(明) 齐东野人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武宗逸史/ (明) 齐东野人著. -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.
1999.9

(中国禁毁小说百部)

ISBN 7 - 80094 - 732 - 7

I . 武 … II . 齐 … III . 章回小说 - 中国 - 明代 IV .
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23615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

* * 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4.25 字数 320 千字

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

目 录

第 一 章	娇佳丽偏能惑主 痴君王病入膏肓	(1)
第 二 章	开经筵少主戏臣 正朝纲群臣逐虎	(22)
第 三 章	诛大臣施杀手 贪色欲罢内官	(39)
第 四 章	刺皇上杀手探妹 荒政事欲筑豹房	(62)
第 五 章	封国师淫僧诱帝 献花灯火烧皇宫	(81)
第 六 章	图大位王爷举兵 逞英雄武宗坠马	(98)
第 七 章	选勇士豹房云雨 施计谋两虎相争	(119)
第 八 章	求子嗣秃驴奸妃 摆兽阵猛虎伤人	(142)
第 九 章	太监娶亲 昏君祭祖	(164)

第 十 章	游秦淮放荡不羁 逞淫术命归黄泉	 (193)
第 十 一 章	诛奸贼千刀万剐 降猛虎新人得宠	 (225)
第 十 二 章	选美女皇帝出京 使调包君臣争丽	 (249)
第 十 三 章	销魂夜传军情 御亲征失信物	 (267)
第 十 四 章	豹房闲姬争宠 阉臣惑乱宫闱	 (292)
第 十 五 章	张皇后假传生子 露经血阴谋揭破	 (309)
第 十 六 章	官宦争权互残杀 君王风流罢忠臣	 (327)
第 十 七 章	天坛起事闹春宫 义军血洒满京城	 (338)
第 十 八 章	假扮新郎圆房 护卫院落被绑	 (358)
第 十 九 章	幸美人县令献车 奉仙丹道姑风流	 (371)
第 二 十 章	百官千里寻帝 梁蒋计谏武宗	 (386)
第二十一章	跪午门臣婢毙命 塞外北游遇女仙	 (400)
第二十二章	宁王造反 守仁弃功	 (418)
第二十三章	天子落水荒唐梦终 奸官弄险不得全尸	 (434)

第一章

娇佳丽偏能惑主 痴君王病入膏肓

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开国至明武宗继位，金銮殿上已换了十位皇帝。然而，自永乐皇帝以后的继承者均缺乏强烈的个性和军事政治才能。他们越来越受朝内朋党特别是太监的影响，后者的权力与日俱增。外表看来，明王朝声威不减当年，因其简练精悍的管理机构，组织得相当有效，所以，尽管中央权力在削弱，整体机构却仍能照常运转，长期不受干扰。

话说明朝第九位皇帝孝宗，身后只有一根独苗朱厚照。明代孝宗以前的三朝所立皇储皆非嫡出，而明武宗却是孝宗嫡生的儿子。说到这个嫡出的儿子，也有一段烦心事。

明孝宗虽无大才大德，却也是个守成的皇帝，他生活上比较检点，只娶了张皇后一人，两个人也算得上是恩爱夫妻，广选嫔妃充实后宫之事，在孝宗一朝没有实行过。

明武宗的母亲张皇后一夜梦见白龙入腹，就把此事告诉了孝宗。孝宗大喜认为是有子的吉兆。及至生下朱厚照，孝宗见儿子生得粹质比冰玉，神采焕发，举止非常，很是宠

爱，两岁就册立为皇太子。可是偏偏有人散布谣言，说皇太子并非张皇后所生，而是周太后宫中的一个叫郑金莲的宫女所生，被张皇后暗中抱去，充为己生。皇家岂容此等谣言传播。孝宗命刑部鞠治散布谣言者。刑部遵旨行事，抓了不少人，其中有一人便是郑金莲的父亲。其他人均被处斩，唯独郑金莲的父亲得免。于是，朝野之中窃议不息。

朱厚照生母究竟是谁？孝宗也搞不清楚。对张皇后产子，孝宗也很疑惑。初婚以及后来很长时间的宠幸，皇后并没有为他生下一瓜半枣。怀孕之后，便不许他再近身。而与郑宫女的事情，却使他终生难以忘怀。

从成年之后，他一直是非礼勿视，非礼勿闻，宫中没有嫔妃。先帝留下的年老妃嫔，全是与之隔绝的。“不见不欲，其心不乱”，他所能见到的宫眷，只有皇后一人。那日，周太后派郑宫女给皇后这边送来八匹绸缎，婆媳二人商量着做几身新衣迎春。适逢皇后不在，告辞回宫的郑宫女在厅廊上遇见了孝宗。孝宗见这女人有宫中妇女少有的红润，胸部丰满，臀部宽大，突然便如着了魔一般。

郑宫女俯身请安，孝宗伸手把她扶起来，拉住了她肉乎乎的手，凝目睇视。鬼使神差把她带到寝宫。皇后这几日正逢月事，皇上已经几天没有近身，如今怀中抱着一个丰腴无比的女人，孝宗激动不已，难以自制，就做出事来了。

这女子比皇后另有一种滋味，她丰满有力，不似皇后那般娇弱。他尝到了“偷”的滋味，他开始对女人感兴趣。

“难道只此一次，她便怀了身孕？”孝宗百思不得其解。

为平息谣言，不少人做了冤死鬼。孝宗为了维护皇家的名誉，用鲜血浇灭谣传，而在他的心中，皇太子究竟是谁所

生，却成了一个谜，心中系着疙瘩。想去问张皇后，觉得不妥，又欲问郑金莲，更觉荒唐，心中好不苦恼，直到他身边的两个美人笑着逗他说：“陛下真是解糊涂扣儿，越解越糊涂。管他是张氏所生，还是郑氏所生，不都是陛下的儿子。”

孝宗坐在床边，鬬哧一声笑出声来：“朕，荒唐，荒唐。”口中虽然如此之说，心中对张皇后的不满猜疑却没有消除。

孝宗史称“中兴之令主”，登基之后，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，政治形势也相对稳定。一生只娶张皇后一人，虽暗地里也有偷鸡摸狗的事情，却也算得上是生活上严有节制的。可是到了三十多岁之后，孝宗暗中也喜欢上了漂亮的女人，如久蓄的河流，一旦打开闸门，便一发不可收拾。孝宗的这种变化，被太监张福看到眼里，暗中报告了主子宁王朱宸濠。朱宸濠忍疼割爱把身边的两个美人，云儿和彩儿偷偷送给孝宗。这云儿和彩儿均年不过二十，巧于词令，能歌善舞，且颇具媚态：

或歌或舞或娇啼，
翠眉不举花颜低。
忽然一笑千万态，
见者十人八九迷。

孝宗一见此二人，便不忍丢手，日日与二美在寝宫中行乐。孝宗正当中年，精力旺盛，此二女又经专门调教，对男女之事早已熟识，且各有异术，弄得孝宗日醉夜迷。张皇后对孝宗迷恋二美，心中生妒却也无计可施，屡屡劝说孝宗，

只是不听，弄得夫妻反目。张皇后眼不见，心不烦，心灰意懒，自居中宫，对皇上的事不闻不问。孝宗也乐得自由，纵情欢愉，少些约束。他对二美说：“朕活了半辈子，方解神仙的快乐。”孝宗这一放纵，便如脱缰的野马，再难收拾，眼见得未老先衰，还不肯罢手。

朱宸濠怎会舍得把如此佳丽拱手送给孝宗？这其中自然有些道理。那朱宸濠本是太祖第十七子朱权的玄孙，承袭祖上的封号，亦为宁王，居于南昌。明朝孝宗以前的三朝，皇储皆非嫡出，也有宗室子孙继承皇位的，朱宸濠当然也有承继大位的希望。可偏偏孝宗半路上生了个儿子，杜绝了这份希望。朱宸濠岂能不恨。恰值明宫中的内线——宦官张福送出口信，那孝宗身子虚弱，却露出贪爱女色的真相，小太子也均属好色之徒。朱宸濠便动了心思，把身边的美人送给了皇上。

这两个美人均是被开导过的，朱宸濠为了谋篡皇位，忍疼割爱，又找来西域精通淫术的方士日夜与二美鬼混，授以房中之术和淫药。孝宗皇帝见了云儿、彩儿，碍于张皇后的面子，不好收她们为妃，就把她们留在身边做女婢。孝宗正当壮年，整日与年青貌美的女子在一起，哪有不出事的。这两个女子都是被调教出来的，手段非同一般。孝宗偷尝了禁果之后，那滋味使他心醉神迷。弄得身子骨很快虚弱下来。云儿给他服了春药，又使他顿觉精神焕发，日夜与二美在床第之间嬉戏，眼见得淘光了身子，不知不觉之间，病倒床榻，难以支撑。

皇帝病倒，太子入内侍疾。太子年方十四，丰神秀朗，透着一股机灵。他不爱读书，专好骑马射箭，偷香窃玉。孝

宗与张皇后对这个独苗苗，百般呵护。大臣们见太子荒于学业，便禀报皇上，孝宗便数次亲临翰林春坊查其学业。太子每次都很懂礼节，率春坊官僚迎入送出，显得规规矩矩。皇上有时考他一些问题，也能草草应对，混淆过去。太子靠着自己的小聪明，把孝宗哄骗得过，全然不知他底下都干些什么。

孝宗为照顾儿子的起居生活，特派太监刘瑾随侍皇儿身边。刘瑾对太子的胡作非为，不仅不报，反而纵容他玩乐戏耍，成了他的保护伞。每次孝宗赴翰林春坊，早有刘瑾安排的小太监来报消息。一日，太子在青坊把太监当马骑，令刘瑾在一边把书章撒往空中，自己骑“马”挥舞树枝当剑，乱砍乱刺空中飘落的纸片，正玩得高兴，皇上驾到。太子慌乱之中，来不及伪装。孝宗进了春坊，见碎纸遍地，笔砚歪躺，太子尚骑在“马”上，旁有刘瑾随侍，不禁心中大怒，吆喝来人，痛打太子二十大板。那望哨的小太监去解手，回来时正见皇上发怒，一看不好，急趋中宫，告知张皇后。

太子跪在地上求饶，孝宗硬着心肠不理他。刘瑾求情，孝宗喝道：“大胆奴才，太子如此行径，你还替他辩解，一并拿下，痛打二十。”

孝宗正发怒，见张皇后凤辇来到。张皇后下辇请安。太子一见母亲来了，扑入张皇后怀中哭泣告饶。张皇后见儿子哭成了泪人，心中疼痛，对孝宗说：“念其初犯，就饶他这一次吧。”

“你问他，这，是第一次吗？”

“儿皇以后再也不敢胡闹，请父皇宽恕儿臣。”

“你是一国之储君，如此荒唐，怎堪承继大统？”

“皇儿年少，来日方长，慢慢调教不迟。”张皇后不满地说。

孝宗见张皇后一味地护着太子，也不好闹得太僵，命太子日交习作一篇以为惩罚，起身回宫。皇上走后，张皇后又替儿子理妆抹泪，劝他用心学习经史子集，不要过分贪玩。太子点头应允。

事后，太子把那望哨的小太监找来，吓得那小太监跪在地上告饶。太子踢了他一脚道：“看在你叫来母后的份上，此次饶了你，如有下次，定把你乱棍打死！”

太子依然如旧，皇上与皇后的劝说训斥早已成了耳旁之风，流过去，再无踪影。太子虽不好学，却喜欢新鲜事，什么事都要问个明白。他身边的小太监都是些阉人，他就缠着刘瑾问阉人是怎么回事，还要太监脱了裤子给他看。

“有什么好看的，都是些废人。不似太子长大了，还要娶三宫六院七十二妃。”刘瑾说。

“那为什么要把你们阉了呢？”太子问道。

“后宫是皇后及嫔妃的住地，显了防止出丑的。”

“什么事叫丑事？”

“男妇媾合。”

“这个我知道，就是男女交配，生孩子是吗？”

“是了。”

太子自小对性便有了了解，稍大之后，便欲一试。一次他去母后宫中玩耍，与婢女抢吃的，动作鲁莽了一些，以至触及软软的一块肌肉。那婢女脸色顿时潮红，太子更有一种特异的感受。自分府之后，宫中已不多见女人，身边尽是一些太监。他便想到刘瑾告诉他男女媾合之事。

虽然只是浅浅一尝，但滋味无穷。太子见母后不在旁边，大着胆上前搂抱着那婢女，却不知如何下手，只是浑身乱摸。那婢女欲就欲离，太子只是不撒手，直到刘瑾慌慌地跑过来低声说：“皇后出来了。”他才撒手。

事后，刘瑾嘲笑他是只不会打鸣的小公鸡。太子不但不恼，又缠着刘瑾问那男女之事如何行法？刘瑾就给他找来一本图画，教他自己看。

太子聪明机灵，虽不用功，记忆却好，学过的东西，过目不忘，那些进进出出的讲官均能一一叫上名字来，多日不忘。私下里给他们都起了不少绰号，有“李歪嘴”、“大夜壶”、“小耗子”等等。表面上，太子对他们甚是尊敬，有人某天没来，太子必顾左右问道：“某先生今日安在？”心中却暗叫其绰号，甚是痛快。

讲官退出，太子张拱致敬，做出揖送状。待讲官走了，太子转身便跳上桌面，呼其绰号，扮其模样，维妙维肖。

孝宗身体越来越弱，一病不起。太子入内侍疾，见父皇昏昏地睡在床上，自己无事可做，便在屋内走来走去，象被锁在笼中的猴儿，一刻也安静不下来。及至看到了云儿和彩儿，他才静静地坐在床边，拿眼向她们膘来膘去。云儿、彩儿是何等人物，见太子丰神秀朗。早生爱慕，又见他一双眼睛只是绕着她们转，就看透了他的心思。云儿飘飘地走到床前，斜眼看了一下太子，伸出嫩葱似的秀手，在皇帝额头上探试，又把如花似玉的一张脸贴上去，似旁若无人。太子坐在床前，看着她的媚态，心思萌动，伸出脚去，故意踩住她的裙边。云儿朝他一笑，并不羞恼。太子顿时大起胆子，弯下身来，把手伸进她的裙子里攥了一下那双小脚。

太子摸了云儿的脚。云儿脸上飞红，低眉垂首，眼含秋波，羞答答地把脚抽回去。彩儿站在一旁窃笑不语。太子起身走出寝宫，站在门口，频频以目示意，云儿佯装不睬。太子又走进来，靠着云儿，从背后把头从侧面探向前去，轻轻地咬住她的耳垂。彩儿走上前来，轻声说道：“陛下病重，太子如此嘻戏，有失礼仪。”

“龙凤之戏，正是呈祥，祈祥免灾，何为不礼？”太子侧过头去对彩儿说。见她肌肤如凝脂，暗透桃花色，顺口说了一句：“姐姐多照待些，我与她少去一会儿，罢了，再来换你！”

“小小年纪，岂有喏大本事。”彩儿挑逗说。

“姐姐如若不信，待会儿便可领教。”太子拉着云儿走出寝室，直入偏殿。

云儿佯做娇羞之态，遮遮掩掩，太子替她宽衣解带心中想着那本画册上的招术，急急欲试。这不穿衣服的美人比那穿衣服的又美三分，太子熟练地把她放倒在地上。云儿本欲做出些没见过世面的少女状，可到了这种地步已按奈不住，……那太子毕竟年少，不能持久，不一会儿，云儿头倚于侧，两手贴伏，其软如绵。太子头项倚于云儿颈侧，浑身贴伏，亦软如绵。闭上双眼，感觉到那已丢之后，香魂欲去，好梦将来的滋味。

云儿笑着推了他一把，说道：“我腿也麻了。”太子睁开眼，见她双足尚在肩上，便轻轻放下来。云儿用帕子随便擦了擦，急忙穿好衣服，整理鬓妆。问道：“如何还不起身穿衣？”太子说：“等彩儿再来。”云儿知道太子还嫌不满足，就拿些话来故意挑逗他，还教太子几招采战术……然后云儿

退出去。一会儿彩儿就进来了。递给太子一个玉环。太子接过细细端详，见上面刻着双龙，龙的舌头相互盘绕，形成一个凸起的螺旋，龙屋处还有一个小孔，不知做何用途。彩儿只是笑，却不说话，为他悬上玉环，用白绸带缠腿束腰。这绸带与玉环均是用过春药的，太子用上了此种工具，果然不同以前，直到彩儿呼出声来，方才罢手。

自此，太子常常留在皇帝寝宫中过夜，在皇帝昏昏欲毙的另一个房间里，与二美轮流行乐。云儿、彩儿又把那许多方法教给他，太子耽迷于此，哪还管父亲的死活。

张皇后知道皇帝病重之后，心中有气，本来不想去看望他，那夫妻一场的情分却总也扯不断，弄得茶饭不思。那天，皇后终于来到皇帝的寝宫。一进门，只见两个荡妇，一个坐在皇帝一侧，半扶着孝宗，一个端着药碗，半跪在孝宗面前，几乎是脸贴脸的给他喂药，孝宗的手尚在另一个荡妇怀中。皇后见状，怒火中烧，转身出了寝宫。

一个多月以后，张皇后又一次来到皇上的寝宫，只见入寝宫侍疾的皇儿形销骨立，形容憔悴，心中很是悲伤。她还以为太子为了侍候父皇劳累过度以至于此。她把太子拉入怀中，抚摸着他的头说：“我儿真乃孝子。还是回东宫将养一阵再来侍候。你父皇之病已不是立刻能愈的，皇儿不要过分伤悲才是。”

太子也觉得近日似有些难以支撑，便点头允诺。由刘瑾接回东宫。

张皇后看看昏睡的皇帝，又向太医询问皇帝的病情。

太医支支唔唔地说：“皇上只是劳累过度，将养一些日子便会痊愈。”

张皇后看着站在一旁的二美说道：“这劳累过度怎么讲？皇上近日不理朝政，为何病情不见好转？”

“这个——，久劳伤身，也不是即刻就好的了的。娘娘放心，皇上他并无大碍。”

“何人在朕耳边说个不休？”皇上睁开眼睛，看到了张皇后，又把眼睛闭上。张皇后看着皇帝憔悴的模样，见他如此对待自己，心中又是疼又是恨，长叹一声，眼中含着泪水走出去。她本欲再次劝劝皇上节欲，可见他这付模样，心知劝也无用，空添烦恼，只好退出，临行之前狠狠地瞪了那二美一眼，那两个荡妇却偷偷笑了，皇后在寝宫又不好发怒，又不愿惹得人人皆知这种事情，只好强压怒火，苦水咽进肚里。

太监张福见孝宗父子果然中计，心中暗自欢喜，便把消息送给宁王爷。这张福原来本是宁王爷府中的一名家奴，识文断字，聪敏机灵，很得王爷的赏识。他十八岁上，王爷为他娶回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，结婚八年为他生下二子一女。那是女儿刚生下来不久的一天夜晚，王爷把他唤入内室，赐以酒宴。

“你尚在青年，便儿女两全，咱们干上一杯。”王爷说。

“小人入府十多年，多亏老爷善待，没有一丝功劳，怎堪承如此大礼。”张福急忙站起来说，心中很是感激。

“你可曾想为我建功立业？”

“如能报主上之恩，小人万死不辞。”

“好！先来干了这一杯。”

烛光下，二人碰杯，一饮而尽。宁王阴沉下脸来，半晌说道：“我也算得上是明宗室，可区区王爷，又算得了什

么？”

这宁王爷素有大志，暗中招兵买马，搜罗人才，以图大谋，这些张福耳闻眼见早已明了。可他一无才学，二无武功又能做得了什么？

“我想，宫中宦官很是受重用，如能得一亲信做为内线，大事可图。”

“宦官”，张福脑海中如闪电般地掠过一种想法，不禁浑身一颤。只听宁王爷缓缓地说：“不知你是否愿意入宫为宦？”

“宦官就是阉人。如果我要入宫，势必经过那去势的一关，去掉祖宗留给我的那件东西。怪不得王爷给我娶妻，又怪不得在我儿女双全的时候请我喝酒，这是他早就设计好的。”想到这儿，张福感到如入冰窖，浑身冰凉，上下牙禁不住嗑出声音来。

朱宸濠见他如此情景，知他心中不愿，便说道：“你的妻室儿女继续住在王爷府中，我管保他们荣华富贵。不过，如若你心中不愿，此事也只好做罢。可惜啊，一座大好江山也不知落入谁人之手。”

张福虽然心中不那么情愿，可是等王爷提到他的妻室儿女，他心中便觉得一阵椎心的刺痛。“如今，他们已如王爷掌心的鸟儿，说叫死，便会死掉，说放飞，便可入云。再说，宁王爷毕竟待我不薄。大事若成，封官许爵也是为期不远的的事情。”想到此，他咬着牙点头说：“王爷不必多言，小人依允便是。只是，我的家人还请王爷多多照看。”

“那个自然。大事若成，我封你为中掌司礼监。”

张福揖首告退。回去告诉了妻子，妻子哭了一宿，把一

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哭成了一对红桃。经过那撕心裂肺的疼痛，张福成了阉人。皮肉上的疼痛很快就过去了，而心灵上的创痛却自始至终伴随着他。他隐姓化名当了宦官，身子佝偻了，声音也变尖细了，最后终于进了皇宫，主管皇宫洒扫。转眼间入宫已经十八年，眼巴巴地盼望着孝宗早死，另立新皇帝，却又偏偏生下了太子。他恨这个和他一无仇二无怨的太子，也巴不得太子早死。二美入宫，先是弄病了孝宗，如今又弄得太子形销骨立，他心中如何不喜。太子如若能除，朝中必立新皇帝，到时候与宁王里应外合，拥兵入京都，不愁大业不成。

刘瑾把太子扶回东宫，心中知道他这是荒唐的毛病，便请来医生为太子调理，并设法转移他的兴趣，安排他看倡优杂剧、角齣戏，引导他擎鹰博兔，跑马击球。太子少年人稟性，自然被这些新鲜玩艺吸引，日日玩得酣畅，夜夜睡得香甜。没多少时日便康复如初。

这刘瑾如此对待太子，自有他的一番心思。刘瑾本是陕西兴平县人，原本姓淡。六岁那年被镇守太监刘顺收为义子，所以才改姓刘。刘顺后来把他给阉割了，带入宫中服役，刘瑾虽没入过学，却能言会道极是机灵。自小在皇宫中奔走，受宦官的薰陶，便学会了迎奉拍马，溜须钻营和见机行事的本领。宪宗朝，他掌管钟鼓司，负责出朝钟鼓和内乐诸事。这个司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中地位最低下的，与其它衙门不能同列，所以又叫东衙门。在这个衙门内服务的宦官按内官制度不得他迁。刘瑾岂是肯久居人下之辈。他施展出察言观色、见机行事、阳奉阴违、挑拨离间等本领，为自己的晋升创造条件。他的苦心没有白费，机会终于来了。

弘治五年（1492年）三月，孝宗立儿子朱厚照为太子，他见刘瑾奉事小心，谈古论今能言会道，便选他去伺候太子。太子是他实现野心的希望。太子是一艘船，只要这艘船不沉没，他便能达到自己的愿望。他伺奉太子格外尽心，处处依从太子，既得到太子的欢心，也博得了孝宗的好感。可是这种好感并没有维持多久。大臣刘健告了刘瑾一状，说他只会引太子游乐，不用功习学先典。孝宗因此数幸春坊看太子学业，太子虽机灵善辩，所学确实不多。孝宗便把刘瑾斥责一通。刘瑾自然就恨上了刘健，暗中咬牙切齿，发誓必磔其尸。

刘瑾从老宦官口中听到不少关于太监王振的传说，心中对王振羡慕不已，幻想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，成为权倾朝野的太监。为了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，他自然不愿意身边的太子成为一代明君。于是，他便由着太子的性子去玩，虽然得罪了皇上，却更进一步靠近了太子。

冬去春来，京城中积雪已融化，一片片的迎春花开是娇艳，芳草也顶破地皮，露出绿色的嫩芽。一个冬季缩在屋子里的人们，纷纷赶到野外踏青游玩，红男绿女处处可见。街市上，人来人往，小贩的叫卖声似比往日也要高亢，去掉了北风中的那种凄凉。人群中有一赤面汉子，一身粗布衣衫，穿着草鞋，绑着裹腿，戴着斗笠，背着一个包袱，风尘仆仆走进一字客栈。店小二忙赶过来招呼，殷勤地擦拭着桌面，一面问道：“客官吃点什么？”

“一壶茶，两碗肉，八只馍。”大汉瓮声瓮气地说。

“不要酒？”店小二有点疑惑地看着他。

“我从不喝酒。”